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系列丛书

青春流失录

女十人谈

鸳鸯大逃亡

骗子·财迷·少女

轮空，或再一次选择



青春流失录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青春流失录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数 195,000

1990年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200 册

ISBN 7-5039-0568-9/I·309

定价: 3.40 元

编者题记

人民要求的,是和生活贴近的文学。

疏远者自疏远,冷淡者自冷淡。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却勃然而起。

它在文学殿堂里,最少自作聪明的卖弄、自我诓骗的脂粉、故作高深的臆造。这是历史运动中善和恶的屏幕、生活脚步的回音、人民精神的慧眼,从现实中喷涌而出又澎湃地流回现实的精神世界。

谨以本书献给中国当代新生活的探索者、创造者。

感谢以艺术天才和辛勤劳作,构建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大厦的作家、编辑、出版家。

目 录

编者题记

轮空，或再一次选择.....胡发云（1）

——OG问题调查：记住女性的尊严

女十人谈.....向 娅（46）

——流动于当代女性世界的情爱观念

青春流失录.....王恒信（105）

鸳鸯大逃亡.....毕四海（131）

林豆豆的爱情悲剧.....张云生（178）

艰难的收获.....沈丹萍（208）

——关于我的婚恋

黑色的太阳.....吴建芳 张登宽（255）

——来自不孕症的内部报告

女重婚犯.....洛 恪（269）

骗子·财迷·少女.....青 山 云 南（283）

轮空,或再一次选择

——OG问题调查:记住女性的尊严

胡发云

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中;迦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你要用石磨磨面,揭去头帕,脱去长衣,露腿蹀河。你的下体必被看见,你的丑陋必被露出。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你将默然静坐,进入暗中……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将要降临到你的身上。

——旧约全书·以赛亚书

1. 主的预言

我纳闷,永远仁慈宽厚的主耶和华,何以要向不再柔弱娇嫩的智慧聪明的女人发出如此刻毒的预言?

与其说这是基督教对异教的仇恨,莫若说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仇恨——这仇恨是在夏娃受蛇的引诱偷吃禁果的同时种下的,是和伊甸园之爱一起萌发和生长的。上帝失去了天国

(注)OG:英语old girl(意为大女孩)的缩写。此为中国式用法。

的圣洁与安宁，亚当则为此被放逐人间去做那种种辛苦的劳作并时时要为捍卫自己的夏娃去与许许多多的亚当们格杀。

远古，男性总是数倍于女性，为了得到她，历史一直在流血。个体之间，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教派之间……甚至兄弟父子之间。女性是人类第一件战利品和第一件私有财产。

无数神话和史诗都记载着这一类浪漫然而惊心动魄的故事：

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掠走斯巴达王的妻子海伦（他并未嫌弃她是二婚头），引起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伊之战。

古希腊英雄俄底修斯杀死了向他妻子求婚的 108 个氏族首领。

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斯尼弗鲁，一次捕获了邻近部落的七千男女，男的征用为奴，女的归他本人及各个利益集团享用……

斗转星移，人们在 80 年代稍稍安歇下来。忽然感觉到，在历史的翻腾中，竟有一批又一批的女人被遗忘了。

“你要默默静坐，进入暗中。”

主耶和华的咒语应验了么？

2. OG 问题

一次高校的学术会议。一位白发苍苍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完了闭幕式，但他却没有随即宣布散会。他极力轻松地笑着：“最后还想耽搁诸位三分钟，有一件私事，想对大家讲一

讲……”大家见他脸上现出一种从未见过的不安：“我有一个独生女儿，××医科大学毕业，现在本市一家大医院工作，我和老伴一直在为她的婚事担忧，这件事已成了我们两个老家伙晚境时最大的一块心病……借此机会向在座的诸位求援，望诸位回单位后，帮忙物色一下。……小女身高 1.58 米，性格沉静，相貌也还好，没有谈过恋爱，今年 35 岁……”

在如此堂皇的学术会议上为女儿招婿！与会者都感动了。

一家婚姻介绍所的庭院里——人称那儿是自由市场。一个漂亮高大的男青年毫不理睬那些姑娘们接二连三飘来的目光，专门去找一些男人套近乎，探问他们的底细，一连几个星期日都是如此。有人怀疑他是同性恋者，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他姐姐来的，她在某国营企业当助理会计师，今年 38 岁。

我的一位好友的母亲，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曾教我唱“主啊救救我”。她年轻时当过护士，解放初，医院妇产科远不如现在兴旺，她便为街坊邻里接生过一些孩子。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她也老了，但她还在为那些生命们操心——其中有几个女孩至今没有婚配。她为自己将她们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没有使她们幸福而深深不安，她为她们祈祷，也亲自去为她们说媒。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将《圣经》全读完过，是否读到过《以赛亚书》第 47 章中那段神秘的预言。我想，她要是读到这一章，该如何在至上的主和有罪的生命之间选择呢？

我带着儿子去参加一个大型青年联谊会。席间与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士交谈。她在一家大饭店任部门经理，风度翩

翩，衣着入时，谈吐洒脱，人也漂亮。因为谈到我的儿子，我便问到她的孩子。她大笑：“哦！No, no!”我正想表示一下歉意，她却毫不在乎，似乎为了显示她并不孤立，她指着笑语喧哗的会场对我说，“多得很。喏——那一个，穿深棕色蝙蝠衫的，××厂办主任，人称内老板；那边，正在喝汽水的那位，××局团委书记，一个极能干的女人；那边——对，化了一点淡妆的，科技情报所翻译，出了两本书了，人很帅是吗？那位——站在门口的那位白西服……”她一口气给我点出了五六位。加上会场上我认识的几位，比例不算小了。

我给一个中年丧偶的科技人员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后，他收到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的来信七八百封。绝大多数为女性，从40岁左右的老大学毕业生到刚进大学的女学生，三十多岁的女性居多，她们纷纷表示，愿意做他那8岁女儿的母亲。

我的一些同学、朋友也处在这种状态中，在高校，在文化圈子，在大机关或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常有人说：“哎，你们那儿还有男的没有？”为自己，或为别人。

3. 金字塔之谜

大家都在过自己的日子，old girl也在过自己的日子。相安无事。既不是暴力事件，也不是政治动乱，连一次滑坡、冰雹或洪水泛滥那样的自然灾害也谈不上。生活照样平静地前移。

我借来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堆在桌上，象一堵城

墙。我一页一页翻去，没有寻到我需要的数据。我发现了一座金字塔——人口年龄结构的金字塔。金字塔总是极神秘的，我久久望着它，期望它能给我以启示。这是一座极古怪的金字塔，以年龄为中轴，男左女右，由高龄往低龄，愈来愈宽，正是在old girl们的年龄区间，金字塔以极大幅度逐级加宽——那是整个50年代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尽管轴左右每一级的男女是对称的，但男性总要向下走几级去寻求配偶。我查资料：一般婚龄差平均在2.1岁，也就是说男性平均往下走两级寻求配偶，由于人口逐级猛增，每一级的女性与上两级的男性相比，都多出了一部分来。

我找来京、津、沪三市的数据进行计算，于是有了下面一张表格：（以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出生时间推算今年年龄。）

城 市	29—39岁女性 总 人 数	31—41岁男性 总 人 数	29—39岁女性 剩 余 人 数
北 京	996,847	886,452	110,395
天 津	871,217	803,811	67,406
上 海	1,450,348	1,332,931	117,417
总 计	3,318,412	3,023,194	295,218

这只是一个极其冷漠的理论数字。（生活原本的面貌当然比它要丰富复杂得多。但别无它法——起码对于我的能力来说。）

理论往往是荒谬的，但愿如此。

这座神秘的金字塔到了70年代末，达到它底座的极限

宽度后，又以极大的幅度逐级内缩，形成一个倒金字塔。我想，以上那荒谬的理论万一不幸言中，那么，十数年后，会不会又有一批old boy来体验一下今日old girl的生活呢？

4. 一切都让我们这一代人碰上了

对于寻求old girl的绝对数，我已经绝望了，更不消说她们的人口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地理分布。再说，OG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人口学的问题。

那首豪迈的歌曾教多少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一切都是那么辉煌，一切都充满蓬勃生机和诱人的光彩。从马背上下来，从泥路上走来，从连年的战乱与灾荒中挣脱出来，幸福的时代开始了——一对一对年轻的或不太年轻的夫妇，在新生的共和国的土地上一个接一个地生下他们的儿女。他们满怀欣喜与慰藉：“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他们觉得，只须温柔地牵着孩子们的小手向前走，便会径直走进共产主义大花园去的。这些祖国的花朵们唱：“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当时，不论是花朵们还是父母们，都不会想到今后会发生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更不会想到花朵们中那么多的一部分在三十多年之后会成为old girl。

“一切都让我们给碰上了。”37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张薇说，“哪怕落掉一两件也好呀！反右，我爸妈全没逃脱。大跃进，我刚进小学，成天砸矿石。三年自然灾害，每餐稀稀

糊糊蒸一罐头筒蚕豆饭，十一二岁，全部的想象力都用在想吃上了，成天馋得跟猫似的。得，你看现在，跟那些小丫头们一比，矮半个头，身材没身材，颜色没颜色。刚吃饱几年肚子，‘文革’开始了，没来得及学会一点爱，便学会了小心翼翼、提心吊胆防范着别人，把自己包得象一粒核桃似的。念书的梦没做完，呼啦啦涌到乡下去了，折腾几年心力交瘁回了城，也有了十几元一月的工资，年龄也比我妈生我的那阵子大了，又碰上提倡晚婚晚恋，那时人也特本分，老觉得谈恋爱结婚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总不如老老实实在地工作，一心一意干革命正经。到了合乎政策的年龄，人也稍稍醒过来了，家里、同学也开始公事公办地为我物色起人来。人没物色到，恢复高考了，又想去念书。我们这些人，虽然批判了这些年，骨子里还是唯有读书高，再说也没别的事干，没爱人可以侍候，没孩子要养——说实话，当时我还带着点个人目的，想进大学以后去碰一个，没想到进去后，男生中一半是爸爸，是丈夫。那一半呢，要么就是比我小，要么就是尽找那些小女孩，她们还比我们胆儿大，条件也优越，一个个水灵灵、嫩生生的。这些小我们三四岁五六岁的一茬就这么毫不客气地接上来。现在我倒还坦然了。那时真是感到悲哀，不可言说的悲哀。你说说看，活生生的一拨子人，就那么一下给轮空了。”

我打断她：“我看你学报上的几篇文章，怎么一点也没看出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来？”

她笑笑：“人总是有两面的。考研究生又碰到教育战线不放人。又折腾了几年，才算让考了，那是我最后一次机会，玄得很，我要早生两个月，便只有永远在那间单身女人公寓住下去

了。重返大学，我发现，这儿已成为 old girl 地理人口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不算教工或其他行政人员，光研究生院不下 40 个……”

张薇就这么极轻松地将自己极不轻松的大半生给勾勒出来，她一直笑着，微笑，大笑，自嘲地笑。

“往后呢？”我问。

“往后？没细想。其实我也并没有到达出神入化六根清静的境界。我等待，张洁的《方舟》看过没有？里面有一句话，‘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我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一个女人的生活，看来我的不幸还在后头。”她又笑了。

5. “我把独立、平等写在 向爱情进军的旗帜上， 哪怕碰得头破血流。”

千百年来，许许多多的戏文小说，都在讲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女人冒着风险，历尽千辛万苦，辅助男人进京赶考，男人考中了状元、探花或榜眼，便将原来的发妻或情人抛弃了。

如今的新故事则是这样的，女的考取了博士生、硕士生、出国留学，或在文坛上出了名，或有幸进入了第三梯队，男人便将她们抛弃了——和那些古老的故事相比，简直有点象那首《颠倒歌》一样滑稽了：“河里石头滚上坡，冰凌结在开水锅，老鼠咬断猫儿脖……”

陶小洲便被咬断过几次脖子。

1978 年。她 23 岁，在南方小城的一家工厂当播音员，

那时她已和厂宣传科一位小伙子暗暗好了两年。在她那间小小的播音室里，她和他一起度过了许多甜蜜的时光。开始是他来送稿、改稿，她播稿，后来他来送书，他们一起看书，后来他给她写了一张纸条，她也给他写了一张纸条，有一天他在她脖子后面亲了一下，后来她约他到附近一座山上去玩，他便应约在山脚下的一棵老树边等她，后来他们商量一起去考大学，又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设计未来美好迷人的生活……1978年夏天，他们各自攒了几十天假，到漓江边去了，等他们回到小城，只有她一个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他们在城外的那条江边坐了一夜，谁也不说话。

最后他叹了一口气：“你去吧。”

她说：“你等我。”

她来到华东的一所大学，五光十色的校园生活一点也没有减弱她对他的思恋之情。她一天一封信一天两封信地往南方寄，她一天一次一天两次地往系里收发室跑，她在极度焦盼中等待了23天，那23天如她23岁的生命一样漫长。第24天的中午，同寝室的一位女生给她带来了一封信，她抖抖索索地拆了信，没看完，便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她说她当时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了，就象被人在背上砍了一刀。他的信写得非常有礼貌，大意是：陶小洲同志，您好，您的来信我都收到了，我很慎重地考虑了很久，鉴于我们二人目前地位、环境、知识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今后会越来越大——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不合适了。我衷心地祝福您能找到一个与自己般配的伴侣。

她当即一边抽泣一边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她以为是

自己对校园生活的描述引起了他的误解。她说，她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与他般配不般配的问题，她愿意立即结婚，毕业后好分回家乡。她写了许许多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过去，也写了许许多多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她对他说：爱就是爱，再没有别的。

“现在想来，当时真够浪漫的。从来没有爱就是爱，爱永远都有别的。”她说。

但他再没有来信了。

寒假，她回南方那座小城时，他已有了一个新的女友，初中文化，在一家新建的宾馆当服务员。年龄、长相、学历、个子、家庭环境，都很般配。

“第一次恋爱惨败之后，我才认真地思考起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来。几千年来，男尊女卑，造成了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欲。政治的、经济的、生理的、文化的，已经根深蒂固。尽管讲了几十年男女平等，但男人还是受不了这个平等心理积淀层太厚了。这种统治欲甚至进入了男人的性心理。我看过一本医学杂志，有一篇文章说到一个男人婚后常有阳痿现象，去医院检查，又没有器质性毛病，治疗几次，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来愈厉害，夫妻终于离了婚。一年后，这个男的重新结婚，那毛病竟然好了，生了一个胖小子。医生后来分析这一病例，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心理性阳痿症，他第一个妻子各方面都比他强，使他产生一种严重的畏怯自卑感，以至于斯。他第二个妻子是一个很般配的，使他的自我感觉立时好了起来。”

“可笑的是，这出戏竟然又重演了一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近乎于闹剧。

“大学最后一年，我认识了同系的一位男生，我既能满足他的统治欲，也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原谅我说得刻薄了一点，因为生活对我也够刻薄了。他是本地人，父母都是中学教师，中等个儿，但挺男子气，是我们系一位小才子，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学评论。我们相处得不错，也浪漫过。我们在一起时，他极喜欢高谈阔论，极自在地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鉴于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我听得多，说得少，尽管经过了3年多的寒窗青灯，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天真的播音员了，但几年的孤寂生活，我确实需要听一听一个能够单独对你说话男性的声音。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公开了。他还将我带到他家里去过，他父母似乎也挺满意我，后来还对我们谈起过做家具，腾房间的事，还说要去找人让我毕业分配留在本市。那时候，我对法国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我和他谈这方面的东西不多，我怕他对罗布-格里耶、让·齐奥诺、德吕翁、布朗班们知之不多，往深处谈弄得大家都很尴尬。说实话，第一次折腾把我弄怕了。谁知道，那年学校刚好招法国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是一位有才气的中年人，我听过他的几次讲座。当时一下就鬼迷心窍，一心想报考，而且我想，这是留本市的最好方法。我跟那位导师一谈，他也极力鼓励我考。

“我去对那位才子说了我的打算，他比我那第一位更干脆，几乎不加思索地说：‘这样吧，我等你到发榜，如果没取，咱们就结婚，如果取了，咱们就分手。’

“老天爷，第一位还默默无语陪我在上边坐了一夜，还说了一声‘你去吧’，可这一位当即就下最后通牒、

“我扭头就走，但泪水还是流出来了，咱们男人出国，考

博士、写大部头，一头扎在实验室几个月不出来，我们女人总为你们自豪，为你们承担繁重的一切。为什么我们要干一点事，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正经事，而且对你们来说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们为什么总是要干涉？要限制？要以中断外交关系来要挟？

“第二天，他对我依然如故，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个专业竞争相当厉害，50多人报考，取3名。考完了，我等着他说的那个发榜的日子。这次我一点困惑都没有，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我能考上。即使是最强的女人，男人也想把你捏在手掌之中，捏不住了，便把你扔开，他不喜欢你跟他面对面站着，更不喜欢你高出他一个头，世世代代，他都俯视你，玩弄你的头发、圆润的肩膀，让你依偎在他的胸前……

“离发榜的日子还有好些天，导师找到我，悄悄对我说：‘你取了。’我也找到他，悄悄对他说：‘我取了。’他一愣，想大度地笑一笑，却笑出一副很难堪的表情，半天没收回去。那一下我开心极了，我连上一次的仇一块儿报了！我第一次感觉到一个女人能俯视男人的快感。为了这一刻，我宁愿付出一生的代价。我要把独立、平等写在我向爱情进军的旗帜上，哪怕碰得头破血流！”

陶小洲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校任教了两年，然后调到某省文学研究所。所里还挺照顾她，分给她一个14平方米的单间，她自己添置了一套漂亮的家具，最醒目的，是进门墙边的一架立式钢琴。

“你弹钢琴？”我问。